



起点中文网独家授权

鬼吹灯

云南虫谷

天下霸唱 著

一本秘书残卷，三位摸金校尉，
寻找失落的龙楼宝殿，
解开部族消失的千古之谜……

盗墓小说开山之作
万千读者疯狂追捧
足本无删节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3
GUI CHUIDENG

鬼吹灯

零下霸唱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鬼吹灯. 3, 云南虫谷 / 天下霸唱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552-2708-3

I. ①鬼…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5318 号

书 名 鬼吹灯 3 云南虫谷
著 者 天下霸唱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董建国
特约编辑 代 敏 梁祖云
照 排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 (710mm × 1000mm)
印 张 23.75
字 数 35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2708-3
定 价 29.80 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印刷厂服务电话: 0532-86828878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 神秘·探险小说



第一章	车祸	1
第二章	彩云客栈	7
第三章	蝴蝶行动	13
第四章	倒悬	18
第五章	水深十三米	24
第六章	刀锋	30
第七章	穿过高山 越过河流	36
第八章	密林	42
第九章	鬼信号	50
第十章	打字机	57
第十一章	指令为搜索	63
第十二章	绛血	69
第十三章	升官发财	75
第十四章	绝对包围	82
第十五章	镇陵谱	87
第十六章	在蟾之口	93
第十七章	禁断之线	99
第十八章	九曲回环朝山岸	105
第十九章	化石森林	114
第二十章	死漂	120
第二十一章	异底洞	125
第二十二章	山神的秘密	131
第二十三章	群尸	139
第二十四章	龙鳞妖甲	148
第二十五章	潘朵拉之盒	156
第二十六章	胎动	165
第二十七章	龙虎杖	169
第二十八章	一分为三	175
第二十九章	暗怀鬼胎	180



第三十章	鬼哭神嚎	184
第三十一章	破卵而出	189
第三十二章	天上宫阙	194
第三十三章	碧水之玄	200
第三十四章	黑色旋涡	204
第三十五章	凌云宫 会仙殿	212
第三十六章	后殿	217
第三十七章	烈火	225
第三十八章	天窗	233
第三十九章	舌头	241
第四十章	水眼	250
第四十一章	叩启天门	259
第四十二章	三个国王	264
第四十三章	长生烛	269
第四十四章	石精	278
第四十五章	夺魂	286
第四十六章	观湖景	296
第四十七章	第十具尸体	301
第四十八章	斩首	310
第四十九章	感染扩大	319
第五十章	狭路相逢	329
第五十一章	数字	337
第五十二章	康巴阿公	342
第五十三章	鬼母击钵困	350
第五十四章	月夜寻狼	355
第五十五章	格玛的嘎乌	361
第五十六章	空行静地	367



第一章 车祸

回到北京之后，我们在北京的老字号“美味斋”中胜利召开了“第二届彼得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在胖子吃掉了三盘老上海油爆虾之后，顺利通过了去云南倒斗的决议。

胖子抹了抹嘴上的油对我说道：“我说老胡，云南可是好地方啊，我当年就被‘天上飞来金丝鸟’那段刺激得不轻，早就想过去会会那批燃烧着热烈爱情火焰的少数民族少女了。”

我对他说道：“云南没你想象的那么好，少数民族少女也并非个个都是花孔雀。以前我们部队部署在云南离边境不远的老君山，在那进行了一个月的实战演练。那地方是哈尼族、彝族、壮族自治州的交会点，有好多少数民族，我看长得也就那样。五朵金花、阿诗玛什么的，那都是属于影视剧里的艺术加工，当不得真的。你还是别抱太大的幻想，否则你会很失望的。”

大金牙说：“怎么办呢？胡爷，你去的那地方大概是山沟。当年我去云南插队，正经见过不少漂亮的傣族、景颇族妞儿，个顶个的苗条，那小腰儿，啧啧，简直……这要娶回来一个，这辈子就算知足了。”

瞎子吃得差不多了，听了我们的话，一拍桌子说道：“诸位好汉，那云南的夷女有甚稀罕！更兼苗人中隐有蛊婆，她们所驱使的情蛊歹毒阴险，防不胜防，尔等还是少去招惹那些婆娘为好。”

大金牙点头道：“老先生这话倒也有理。我当年去云南插队听说，这

众多的少数民族之中，就单是苗人最会用蛊。这苗人又分为花苗、青苗、黑苗等等，青苗人精通药草虫性，黑苗人则擅长养蛊施毒，这两拨人本身也是势成水火，现在黑苗已经快绝迹了。不过，万一招惹上了苗女中的蛊婆，可真叫人头疼。”

胖子笑道：“老金，你也太小瞧咱哥们儿的魅力了，苗女中没有好的就算完了，只要有，我非给你弄回来几个不可。到时候咱们还是这地点，一人发你们一个苗蜜。”

我喝得有点多了，舌头开始发短，勾住胖子的肩膀笑话他：“让那七老八十的老蛊婆看中了胖爷您这一身膀子肉，非把你的臭皮剥下来绷鼓不可。咱们这次去的那地方白族最多，白族姑娘可好啊，长得白。”

Shirley 杨今天的食欲也不错，从她远些的祖上辈算的话，她老家应该在江浙一带，所以这家饭店中的淮扬菜式很合她的口味。只是见我和胖子与大金牙等人在一起，再加上个瞎子，说来说去，话题始终离不开云南的少数民族少女，觉得跟这些人在一起也没办法，只好顺其自然，最后实在忍无可忍了，轻咳了一声。

经她一提醒，我这才想起来还有正经事要说，酒意减了三分，便举起酒杯对众人说道：“同志们，明天我跟胖子、Shirley 杨就要启程开拔前往云南。这一去山高路远，这一去枪如林弹如雨，这一去革命重担挑肩头，也不知几时才能回来。不过，男子汉大丈夫，理应志在四方，骑马挎枪走天下。高尔基说，愚蠢的海鸭是不配享受战斗的乐趣的；毛主席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此刻良宵美酒当前，咱们现在能欢聚在一起，就应该珍惜这每一分每一秒。等我们凯旋之时，咱们再重摆宴席，举杯赞英雄！”

众人也都同时举起酒杯，为了祝我们一路顺利碰杯。大金牙饮尽了杯中酒，一把握住我的手说道：“胡爷，老哥真想跟你们去云南，可是这身子骨经不起折腾，去了也给你们添累赘。你刚才那一番话说得我直想掉眼泪，要不我给你们唱段《十送红军》怎么样？”

我心中也很是感动，对他说：“金爷说这话可就显得咱们兄弟之间生分了。我们去云南，多亏了你在后方置办装备，这就是我们成功的保障啊！

你尽管放心，倒出来的明器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大金牙把买到的与没买到的装备跟我说了一下，我跟他还有 Shirley 杨三人商量着都需要带什么东西。一边的胖子与瞎子也没闲着，不断骚扰着饭店中一个漂亮女服务员，非要给人家算命。出发的前一夜，就在喧闹之中度过了。

第二天，大金牙与瞎子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双方各道保重，随着火车的隆隆开动，就此作别。

我和 Shirley 杨、胖子三人乘火车南下，抵达昆明。先在昆明住了三天，这三天之中有很多事要做。我按照大金牙给的联系地址找到了潭华寺附近的迎溪村，这里住着大金牙插队时的一个革命战友，他与大金牙始终保持着生意上的联系。在他的协助下，我买到了三支精仿六四式手枪，枪身上还有着正式的编号，是缅甸兵工厂仿中国制式手枪造的，然后又流入中国境内。从制造工艺上看，算得上是出口转内销了。那溪谷深处，杳无人踪，要是有什么伤人的野兽，没有枪械防身，颇为不便。

Shirley 杨同胖子买了两个捕虫网和三顶米黄色荷叶遮阳帽。按照事先的计划，我们要装扮成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进森林中捉蝴蝶标本——澜沧江畔多产异种蝴蝶，所以借这种捕虫者的身份作为掩护，到虫谷里去倒斗，在这一路上就不至于被人察觉。

其余的装备我们尽量从简，这云南的山区不像沙漠戈壁，水和食物不用太多，把背包中空出来的部分尽可能多地装了各种药品，以使用来应付林中的毒虫。

我把三支六四式手枪分给他们二人，胖子觉得不太满意，说这种破枪有什么用，连老鼠都打不死，一怒之下，自己找东西做了个弹弓。当年我们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插队，经常用弹弓打鸟和野兔，材料好的话，确实比六四手枪的威力大。

在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我们乘车沿 320 国道从哀牢山、无量山与大理点苍山和洱海之间穿越，来到了美丽的澜沧江畔。我们的目的地是云南省境内山脉河流最密集的地方，那里距中缅边境尚有一段距离。

最后这一段路坡陡且窄，又在悬崖边上。长途车司机是个老手，开

得漫不经心。路面状况很差，高低起伏，又有很多碎石和坑洼，一个急弯接着一个急弯，车身上下起伏，屡屡化险为夷，惊得我和胖子出了一身身的冷汗，只恐那司机一不留神，连人带车都翻进崖下的澜沧江中。

车中其余的乘客们大概都是平日里坐惯了这种车的，丝毫不以为意，有的说说笑笑，有的呼呼大睡，加之车中不少人带着成筐的家禽，老婆哭孩子叫，各种气味混杂，刺鼻难闻。我不是什么娇生惯养之人，却也受不了这种环境，实在不堪忍受，只好把车窗打开，呼吸外边的新鲜空气。

我探出头去，只见得山崖下就是湍急的澜沧江，两岸石壁耸立，真如天险一般。江面并不算宽，居高临下看去，江水是暗红色的，弯弯曲曲地向南流淌。

胖子恐高症犯了，全身发抖，也不敢向车窗外看上半眼，只是连声咒骂：“这司机也真敢做耍，这是……开车还是要杂技呢？这回真是想要去了胖爷啊。老胡咱们再不下车，哥们儿就要归位了。”

Shirley 杨也坐不惯这样的过山车，干脆紧闭着眼睛，也不去看外边，这样多少还能放心一些。

我对胖子说：“革命尚未成功，咱们还要努力，你再坚持坚持。现在下了车，还要走上好远。你想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是怎么坚持的，你眼下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实话告诉你，我也快让这破车颠散了架了。”

旁边一个当地贩茶叶的人告诉我们：“看你们赫得咯样，搞点晕车药片来甩，多坐咯几趟就觉得板扎喽，你们要克哪点噶？”

云南当地的方言繁杂，并不好懂，我们这次又不想与当地人过多地接触，所以茶叶贩子说的什么我根本没听明白，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那卖茶叶的见我不懂他的话，就用生硬的普通话对我说：“我是说看你们难受的样，还坐不习惯这种车，习惯就好喽，你们是要去哪里？”

我看这人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正好可以找他打听一下路程，便对他说：“我们是去……去博物馆的，不不，我们是自然博物馆的，想去蛇河捉大蝴蝶。跟您打听一下，这里到遮龙山还有多远？在哪里下车比较好？”

茶叶贩子一指远处江畔的一座高山：“不远了，转过了那个山弯就是遮龙山下的蛇爬子河。我也要在那里收茶叶，你们跟着我下车就行。”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灰蒙蒙的巨钵形山体耸立在道路的尽头，山顶云封雾锁，在车里看过去，真有种高山仰止的感觉。虽然已经在望，但是望山跑死马，公路又曲折蜿蜒，这段路程还着实不近，看来我们还要在这辆破车上遭一个小时的罪。

我们都是坐在车的最后边，正当我跟茶叶贩子说话的时候，车身突然猛烈地摇晃，好像是压到了什么东西。司机猛地刹车，车上的乘客前仰后倒，顿时一阵大乱，混乱中就听有人喊轧死人了。胖子边咒骂着说这神经病司机这么开车，不轧死人才怪，边同我和 Shirley 杨一起从后车窗往来路上张望。

我只往后一张望，便觉得头皮发麻，赶紧把视线移开，再看下去非吐出来不可——被轧死的这究竟是什么鬼东西。

这时，司机也从车上跳下来，去查看车后的状况。后边路上有两道醒目的绿色痕迹，痕迹的尽头却不是什么人，而是一个被车撞断的石人俑——跟真人一般的大小，石俑并不结实，只有外边一层是石壳，中间全是空的，被撞得碎成了若干残片，里面爬出来的都是密密麻麻的白色蛆虫（古书上的一种成虫似蝉的小虫子）。无数的蛆虫被车轮碾得稀烂，地上有很多死虫身体里流出的绿汁，那种恶心的情景让人看得想要呕吐。

司机在下边看了一遍，抬脚踩死几只，大骂晦气，从哪里冒出来这么个里面生满蛆的烂石头，把车都撞瘪了一大块。

Shirley 杨从车窗中指着地上的一块石片对我说道：“老胡，你看这石俑是仿汉制的造型，会不会是献王时期的产物？”

我点头道：“确实有些像，不过石俑怎么只有层壳？里面装了这么多虫子，又被车碾碎了，单从外形上来看已经不太容易辨认出来，所以也不能就此断定是汉代的東西。”

我抬头从车窗中向外看了看，万丈高崖，云雾环绕，也瞧不出这石俑是从哪处山崖掉落下来的。也许这附近的山上有什么古迹，看来我们已经进入当年献王的势力范围了。不过这俑人里怎么长了这么多的蛆虫？

我心中越想越觉得不安稳，就问茶叶贩子以前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他说：“这样的石俑在遮龙山附近更多，都埋在山里，有时候赶上山

体滑坡，偶尔会显露出来，里面都长满了肥蛆。有人说这是种古代人形棺材，但都是风传，也不知道确切是做什么用的。当地人都很厌恶这种东西，认为是不吉的征兆，预示着疾病和死亡。今天乘车遇到了，算咱们倒霉，过些天要去玉皇阁请个保平安的银符才行。”

我担心太过热切地关注这些事会被人看出破绽，便不再多问，只同茶叶贩子谈些当地的风土人情。遮龙山已经是白族自治州的边缘，有白族、汉族，也有极少一些景颇族同傣族。最热闹的节日在三月份，届时，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到点苍山下，有各种山歌对唱、庙会节目，十分热闹。

我对这些半点不感兴趣，跟他聊了几句，把话锋一转，又说到遮龙山，借着抓蝴蝶的名义问茶叶贩子那里的地形。

茶叶贩子说他虽然是当地人，但是遮龙山的山脉就像是这里的一个界碑，很少有人翻过山去对面。那边毒虫毒雾很多，蚊虫滋生，山谷中潮湿闷热，瘴气常年不散，已经在那里失踪过很多人了，当地人没有愿意去那里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遮龙山太高，上面又有雪山，天气变化多端，冰雹、大雨、狂风等等说来就来，刚刚还是晴天白日，转瞬间就会出现恶劣的天气。如果没有大队人马，想爬遮龙山是十分冒险的。

司机自从撞碎了里面全是蛆虫的石俑之后，车速就慢了下来，想必他也是担心撞到那种东西不吉，所以尽量把车开得平稳一些。加之已经渐渐离开了那段山崖上的险路，我们总算松了口气，胖子也活了过来，正好听见茶叶贩子那几句话，忍不住问道：“哎，这什么山？听上去有几分像是当年红军爬的雪山。不知是不是同一座？”

我对他说：“红军爬的是夹金山，跟这遮龙山不是一回事，还要往北很远。不过你刚才看见的澜沧江的悬崖激流与不远处的金沙江差不多，你要是想加强传统思想学习，可以跳下去游一圈，体会一下主席诗词中‘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意境，然后再攀越遮龙山，就只当是重走一回长征路，爬雪山过草地了。”

胖子说道：“战士的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堑重飞渡，兵临贵阳抵昆明，这都是在折的。要走长征路，就得实心实意地从头开始走，从半截走哪成？你这明显是投机主义倾向。”



第二章 彩云客栈

我们闲谈之间，汽车停了下来，茶叶贩子赶紧招呼我们下车，要去遮龙山从这里下车最近。除了我们三人与茶叶贩子，同时在这里下车的还有另外两个当地的妇女，一个三十多岁，背着个小孩，另一个十六七岁，都是头戴包巾、身穿绣花围裙。她们身上的服饰都是白底，当地人以白为贵，应该都是白族。不过这些少数民族并不是我们想象中整天穿得花枝招展的样子，不是节日的话，并不着盛装。加之这里各种少数民族都有，有时也不易分辨。

我本不想和这些人同行，但是热心的茶叶贩子告诉我们，在人烟稀少的地区要结伴而行，互相帮扶照顾，这是当地的习俗。Shirley 杨以前工作的时候经常和美洲土著人打交道，知道这些当地的习惯外来的最好遵守，否则容易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于是我们便与这三人同行。

这一地区全是高山深谷，人烟稀少，山林重重，走遍了崎岖山径和盘旋曲折的山路，原来下车的地方距离遮龙山还有好远的路程。我这才暗中庆幸，亏得没跟这些当地人分道扬镳，否则还真不容易找对路径。

在山里走了有两个多钟头，终于到了遮龙山下。这里并没有什么民居村寨，即便有些采石头的工人也都住在稍微远一些的地方。山下只有一处为来此地做茶叶生意的商人提供食宿的客栈，与我们同行的两名白族女人便是这间彩云客栈的主人，这天刚好是外出买东西回来。这里出山一趟十分不容易，所以要一次性买很多东西。看两个女人大包小包又

带着个孩子，我和胖子学了回雷锋，不仅背着自己的几十斤装备，还帮着她们拎米和辣椒。到地方的时候，已经累得腰酸背痛。

客栈里除了我们六人，再没有其余的人。当地人很淳朴，外出从不锁门。有过路的客人经过，可以自己住在里面，缸中有水，锅中有饵饼和米，吃饱喝足睡到天亮，临走的时候把钱放在米缸里，这已经成为了约定俗成的一种行为，从没有人吃住之后不给钱。

带小孩的白族女人是彩云客栈的主人，是个年轻寡妇。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是她丈夫的妹妹，汉族人，小名叫孔雀，一双大眼睛，十分活泼可爱，穿上民族服饰比当地的女子好看得多。遮龙山下只有她们这里可以歇脚住宿，从这里向南走一天的路程，那里产一种雾顶金线香茶，经常有客商去那边收购茶叶，每次路过都免不了要在彩云客栈落脚。

老板娘对我们帮她搬东西极是感激，一进门就带着孔雀为我们生火煮茶做饭。没多久，孔雀就把茶端了出来。胖子接过来一闻，赞道：“真香啊！小阿妹，这是什么茶？是不是就是云南特产的普洱？”

孔雀对胖子说道：“不是的，这是我们本地山上产的雾顶金线香茶，用雪山上流淌下来的水冲泡的，每一片茶叶都像是黄金做的，你尝尝看，是不是很好？”

胖子说：“不喝就知道好，也不看是谁泡的茶。”说着话掏出烟来分给我和茶叶贩子，一边喝茶一边抽烟，等着老板娘给我们开饭。

胖子有意要在孔雀面前卖弄自己的学识，又摸出另一包红塔山来，对茶叶贩子说道：“兄弟你知不知道，抽烟也讲究搭配，咱们刚才抽的是云烟，现在再换红塔山，这可别有一番味道。如此在京城中有个名目，唤作‘塔山不倒云常在’。”

孔雀对胖子的香烟理论不感兴趣，却对我们带的捕虫网很好奇，问 Shirley 杨：“是不是要到遮龙山那边去捉蝴蝶？”

Shirley 杨不愿意骗小姑娘，只好让胖子出面解释。我担心胖子说话没谱露了马脚，这种煽动革命群众的工作还是由我这个有做政委潜质的人来做比较合适。

于是我告诉孔雀说，我们这三个人都是从首都来的，在自然博物馆

工作，专门收集世界上的珍稀蝴蝶。这次就是专门来这里捉蝴蝶的，然后要制作成标本，带回北京展览，让那些来咱们伟大祖国的外国人开开眼，见识见识云南的蝴蝶是什么样的。这样不仅可以填补我国在蝴蝶标本等研究领域的空白，还可以为国争光，给国家创收，争取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改革开放的新长征路上创造一个又一个的辉煌。从所有角度来讲，这件工作于国于民都是千秋伟业，是一项具有战略性高度的尖端科研工作，其现实意义不亚于人类的登月计划。

想不到我这一番话，不仅让孔雀听得很激动，连胖子和茶叶贩子都听傻了。茶叶贩子问道：“买买撒撒，这样事硬是整得噶……我是说胡师啊，这蝴蝶儿还有这么大的价值了？那我也别贩茶叶了，和你们一并发去捉好不好？”

一旁的 Shirley 杨戴着太阳镜，听了我对孔雀胡侃，强行忍住不让自己笑出来。看她的样子真有几分像是国民党的女特务，好像正在嘲笑我，看我怎么收场。

我暗道不妙，这回把话说过头了，急忙对茶叶贩子说：“这个嘛，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革命分工不同。倒腾茶叶也好，捉蝴蝶也罢，都是为了四化建设添砖加瓦，少了谁都不行。咱们都是社会主义的螺丝钉，要是老兄你放下本职工作去捉蝴蝶，那咱们全国人民也不能光看蝴蝶不喝茶了是不是？其实外国人也喜欢饮茶，茶文化源远流长，在全世界都有广泛的茶文化爱好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就非常喜欢品茗，所以说倒腾茶叶同样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工作。”

这时候孔雀的嫂子招呼孔雀去帮着开饭，我也就趁机打住不再说了。我胡乱吃了一些，便独自到客栈外用望远镜观看遮龙山的地势。只见那最高的山峰直入云霄，两边全是陡峭的山崖，绵延起伏，没有尽头，也分辨不出山顶聚集的是白云还是积雪。这里的云雾果然很多，而且是层次分明，山腰处就开始有丝丝缕缕的青烟薄雾，越往高处云团越厚，都被高山拦住，凝聚在一起。山体是浅绿色的花岗岩，整个遮龙山的主峰像是位白冠绿甲的武士，矗立在林海之中。

山下林海茫茫，瀑布、土林千姿百态，一派美丽的原生态自然风光。

这附近的山川河流与人皮地图上所绘大抵相同，就在这大山林海后面的山谷深处，就有我们要找的献王墓。至于墓里面究竟有没有霉尘珠，实在没有任何把握。

我想起那种邪恶的“痼术”，还有路上所见石俑中密密麻麻的蛆虫，心中对“献王墓”不免产生了一点畏惧的心理。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已经到达遮龙山前了，那便有进无退，后面的事就只有祈求摸金祖师爷的保佑了。

茶叶贩子明天一早要出发去收购茶叶，饭后就直接进里间去抓紧时间睡觉歇息。胖子与 Shirley 杨吃完饭也出来散步，同我一起抬头望着前方的大山。在到献王墓之前，如何翻越这座高耸入云的遮龙山就是一大难题。见了这险峻巍峨的山势，三人都是愁眉紧锁。

当初瞎子等人是找了位当地的向导，经过艰险跋涉才越过雪山，如果没有向导带路是十分危险的。但是我们刚才问了彩云客栈的老板娘，上过这座遮龙山的当地人都早已经死光了，这些年传说山上闹鬼，根本没人再敢上去过。

正在我们苦无对策之时，却听孔雀说：“想去遮龙山那边的山谷捉蝴蝶，遮龙山下有条隧道，可以放排顺流从山中穿过，用不着翻山。不过那边有好多死人，经常闹鬼。”

要进入虫谷，在人皮地图上标注的路线共有两条：其一是从遮龙山上的风口翻越，其二是沿着蛇河绕过遮龙山。第二条路线要穿越一片存在于澜沧江与怒江之间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虽然在地图上直线距离不算远，但是进过原始森林的人都应该知道，实际上走起来要比预先的行程长十倍或二十倍，而且其中有些地方存在着沼泽。

这两条路线都不好走，相比之下只有翻越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遮龙山比较可行，但是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冒险翻越雪山也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就出师未捷身先死，全部折在山上。

这时听孔雀说还有条近路，我们便忙追问详情。孔雀只知道个大概，我们只好又去找老板娘打听。老板娘告诉我们，遮龙山（当地人称为“哀腾”，是无尾龙的意思）的底部有很多密如蛛网的山洞，传说都是古时先

民开凿的，以前有叛乱的土匪占据其内对抗官兵，官兵对山内复杂的地形束手无策，只好把所有的洞口都用石头砌死，把里面的人都活活困死在洞里。以后每当耍海会的时候，把耳朵贴在遮龙山的岩石上，就会听见山体中传来阵阵绝望的哭嚎声。

当然这只是当地民间流传的一个传说，至于山洞修建于哪朝哪代，是谁建造的，有什么用途，里面的匪徒是什么人，是否是当地少数民族反抗压迫剥削揭竿而起，还是其他原因，到今天已经没人能说得清楚了。

但是近几年，有人采石头发现了一个山洞，里面有溶解的石灰岩，还有条地下水流。这条水流一直穿山而过，流入遮龙山另一端的蛇河，水深足可以行驶竹排，而且有这条水路就不用担心在纵横交错的山洞中迷失了路径。由于地形平缓，水流并不急，去的时候可以放排顺流而下，十分省力；回来的时候，需要费些力气，撑着竿子回来，总之比从山上翻过去要方便很多。

最后，老板娘嘱咐我们：“从那里过去虽然是条捷径，但是那条山洞的两侧有很多奇形怪状的尸骸，没人晓得那些人是什么时候死在里面的，胆小的人见了是会被吓出毛病的，但倒是也有人放排从山洞中穿过。最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人去过了，一来那边的虫谷有很多瘴气，二来那边没有人烟，去到那边也没什么意义。你们如果想抄近路，还需要多加小心才是。”

我对老板娘说：“这倒不用担心，我们去那边的山谷捉蝴蝶做标本是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怎么会怕死人。既然有近路，放着不走是傻子，更何况曾经有人成功地穿过去了，说明里面没鬼，有可能只是古时候先民墓葬之类的遗迹。”

我想起刚才在门口见到门上有军烈属的标志，就再向老板娘打听，原来孔雀的哥哥是牺牲在前线的烈士。我这才想到，南疆战火至今依然未熄，这次来云南，有机会的话应该去看看战友们的陵园，可不能总想着发财就忘本了啊。

另外我还跟老板娘打听，附近有没有什么人有猎枪，我们想租几把防身。老板娘让孔雀从里屋翻出来一把“剑威”气步枪，是一支打钢珠

的气枪，当年孔雀她哥哥活着的时候就经常背着这支气枪进山打鸟。老板娘心肠很好，由于我们帮过她的忙，愿意免费把枪借给我们，也不用押金，回来的时候还给她就可以。

我略有些失望，本来觉得最起码也得弄把双筒猎枪，这种打鸟的枪跟玩具差不多。但是接过来一看，发觉真是把好枪，保养得非常好，而且不是普通的小口径，可以打中号钢珠，射程远，枪身也够沉够稳——别说打鸟了，打狼都没问题。唯一的缺点是单发，在每次击发之后，都需要重新装填。

现在是有胜于无，一时在附近也弄不到更好的枪械。于是我把枪扔给胖子，让他熟悉一下这把枪，“剑威”暂时就归他使用了。

我谢过老板娘，当天晚上三人就在彩云客栈中过夜。这一晚我和胖子睡得很实，什么都没想，把一路上的奔波劳苦彻底丢开，真是一觉放开天地宽。直到转天日上三竿，Shirley 杨揪着我和胖子的耳朵催我们起来，我们才极不情愿地起床。